

季羨林拒当国学大师背后

季羨林(1911-2009),人们尊他为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。对于这三顶桂冠,季羨林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?在其晚年所著的《病榻杂记》一书中,季羨林曾表示:“三顶桂冠一摘,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季羨林追求的是内心的和谐,崇尚的是淳朴恬淡,欣赏的是本色天然,心仪的是身心自由。

“去掉乌纱,如释重负”

季羨林 1911 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(现并入临清市),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1935 年季羨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,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文字,于 1941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对于季羨林而言,留学德国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。从留德开始,季羨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。1945 年二战结束后,剑桥大学向季羨林发出聘请书,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到剑桥工作。与此同时,经恩师陈寅恪先生推荐,北京大学也向季羨林发出聘请书。季羨林毅然选择到北京大学工作,虽然北大的待遇与剑桥大学不可同日而语。

1946 年秋,季羨林到北大报到。按照北大和国内其他大学的惯例,博士毕业一般给予讲师职称,最高不超过副教授。季羨林也没抱太高希望,刚开始他被聘为副教授,但过了一周,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季羨林,他已被聘为正教授,并兼任筹建中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。

任。这完全出乎季羨林的意料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这真是石破天惊,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这个当了一周副教授的记录,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。”当时,季羨林只有 35 岁。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,季羨林担任系主任长达近 40 年的时间。

季羨林回国后,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,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,在佛典语录、中印文化关系史、佛教史、印度史、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造诣很深,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。在学术研究之外,季羨林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,1978 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、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。

行政职务让季羨林叫苦不迭,在年初时会议已经安排到了四五月,大量的时间用于开会,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。臧克家和季羨林家住得不远,季羨林常在老友臧克家面前诉说。臧克家于 1980 年发表了一篇短文《兼职太多压坏人》,为季羨林和白寿彝(著名历史学家、北师大历史系教授)两位老友“鸣不平”。1984 年,当季羨林从北大副校长任上卸任后,臧克家即致函表示祝贺。翌日,季羨林给臧克家回信说:“你的祝贺,实获我心。去掉乌纱,如释重负。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,外边还有不少近似乌纱的‘会长’一类的头衔,有待于去掉。看《北京晚报》,白寿彝同志讲,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专研学术,我极有同感,有好多工作,需要我们去。”

“硬把我‘炒’成了社会活动家”

不久之后,季羨林又担任了任期五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此后,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反映问题,有些还是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,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。对于性格内向的季羨林来说有些苦恼,他曾坦言:“我自己检查,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,我自谓是性情中人。在当今世界上,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。但是,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,他让时势硬把我‘炒’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,甚至国际活动家。每当盛大场合,绅士淑女,峨冠博带珠光宝气,照射斗牛。我看到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,周旋其中,左一握手,右一点头,如鱼得水,畅游无碍。我内心真有些羡慕嫉妒。我局促在一隅,手足无所措,总默祷苍天,期望盛会早散,还我自由。”

1989 年,季羨林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上卸任。然而其他方面的实职、虚职,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90 多个虚实职务,无数的顾问、专家、委员、主任、主编,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,仍然在等着他。

虚怀若谷,宠辱不惊

胡乔木(原名胡鼎新)是季羨林清华大学的同学,两人相交甚笃。对于一般人而言,有一位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同学,自然是引以为傲的,但是季羨林却不这样想。一次,胡乔木想约季羨林一同去敦煌参观,但季羨林委婉地拒绝了。他并不是不愿意去,而是不愿意让人因此说三道四。季羨林几乎没有拜访过胡乔木,每次都是胡乔木来看他。1992 年 8 月,胡乔木病重,十分想念老同学,才破例让老

伴谷羽告诉季羨林,希望能见一见他。季羨林明白,这是老友临终前的诀别了。胡乔木病逝后,季羨林常常想到他,回味着他们相交 60 年的过程,顿生知己之感。

有人曾问季羨林:“如果给你下个定义,应该是什么?”季羨林回答:“我是北大教授,东方学者,足够了。”有人称他为“一代宗师”,他却说:“什么‘一代宗师’,好像听着不入耳。”季羨林曾说过:“我认为,能为国家,为民族,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,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;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,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,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;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,道德水平就越高。”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,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。

季羨林晚年住院时,一天,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《留德十年》,表示很爱看。季羨林马上吩咐叫人去买,并说:“书是给人看的,哪怕有几句对年轻人有用了,也值得。”这一举动轰动了全医院,大家都来伸手,还索要签名本。“都给,买去。”季羨林说:“钱是有价之宝,人家有收获是无价之宝。”最后,一趟一趟买了 600 本,也一笔一画地签了 600 本名。

季羨林没有一点“大人物”的架子,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。季羨林生前走在校园里,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: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,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,问道:“您是季羨林教授吗?”“是我。”“季先生,我没有什么事,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,我很敬佩您。”说完,年轻人向季羨林深鞠一躬,转身上车,飞驰而去。甚至有正开着车的年轻人,认出迎面走来的是季羨林,便立刻停车,下车后双手合十,向季羨林深深鞠躬。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,也映照出季羨林的人格魅力。

据《文史天地》宋凤英/文

双十一活动 健康头条:NMN 震撼问世 免费领取 6 个月用量

NMN 细胞疗法是世界上首个经由严谨科学验证可以显著逆转衰老、延长寿命的革命性突破。其抑制衰老作用,于 2014 年由哈佛大学的大卫·辛克莱尔实验室初步发现,并在 2016-2018 年间由哈佛医学院、华盛顿大学、日本应庆大学等世界顶尖科研机构,分别从提升体能、抑制衰老引起的认知能力下降、逆转血管死亡、保护心脑血管功能等多角度全方

位证实其抑制衰老,延长寿命的显著效果。

2022 年,NMN 普及年!深圳合生康在全国开展符合条件者免费领取 6 个月用量的公益活动,每人限领一年用量,实名制登记,全国仅限 6000 名。

免费热线:
029-8822-7321



勤劳人 吉祥人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中国网络电视台 广告部 上海发布

名伶在上海 收益与风险并存

清同治初年,上海开了好几个专门演京剧二黄的茶园,如丹桂、丹桂轩、满庭芳等。他们从北京接来不少京剧名伶来茶园演唱,受到上海观众热烈的欢迎,每天一票难求。茶园老板见有利可赢,便不惜高价来接,先和演员讲给多少钱,这叫说“公事”,一个月或一季度一结,不按场次算,这实行的就是包银制。比如从北京去上海演出的杨月楼,丹桂茶园定的每月包银 1200 两银子。当然这包括给他拉弦和打鼓的人的工资,行内叫“脑门钱”。茶园老板还要有个“四管”的规矩,即对这位演员和他带的琴、鼓、伙计等,一律管接、管送、管吃、管住。角儿从北京临走前,还要给一笔安家费。

这仅仅限于从外地接来的角儿,那么谁来配角呢?茶园或戏馆子还要组织个班社,给外请的角儿当配角、助演,他们叫“坐包”或“底包”演员,包银一般一订就是半年、一载。外请的大角虽然待遇很优厚,但是对他的要求也很苛刻。假如定的是一个月的包银,那么每天

都要出演,甚至有时还要黑白天,一天两场演出。天气恶劣,风雨无阻;即使你病了,只要不躺在床上也要带病演出。所以包银制,虽然演员挣钱多,但风险也大,因此当外请的角儿平安踏上返回的路时,都是无比庆幸。

随着上海进一步商业化,上海邀角之风更是水涨船高。据文化学者张文瑞考证,清光绪庚子年后,名老生孙菊仙被上海天仙园邀去,月包银 3000 两,而谭鑫培这时是第三次到上海,他在天仙园的包银是 2600 两。以后他每到上海演出,包银一次比一次高。

别的角儿呢?1913 年,19 岁的梅兰芳第一次随著名汪派老生王凤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。园方开出的月包银,王凤卿是 3200 两,梅兰芳 1400 两,王凤卿力争,园方始给梅兰芳加到 1800 两。殊不知后来,梅先生以一出文武并重的《穆柯寨》,轰动了大上海,赢得了浦江万众铁杆粉丝,身价也随之上涨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张永和/文